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

魯哀公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一）春王正月（二）公在楚（三）

○夏五月公至自楚（四）○庚午衛侯行卒（五）

○吳子餘祭（六）○齊侯（七）○魯侯（八）○晉侯（九）

○宋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喜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十）○晉侯（十一）

使士鞅來聘（十二）○杞子來盟（十三）

○秋九月葬衛獻公（十四）○齊高止出奔北燕（十五）

○冬仲孫羯如晉（十六）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十七）公在楚（十八）

○楚人使公親視（十九）

○穆叔曰（二十）

也與前布乃使巫以挑菊先校殯禮云菊

不祥。楚人弗禁楚人不禁而海之禮云海之○二

月公與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

王葬之於西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葬之於西至于西門之

外門之西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葬之於西楚康叔即

位鄭康叔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鄭伯在楚

是謂不宜言楚君弱令尹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強如松柏

其草不殖蓋物不兩盛○冬魯公孫赤及方城及楚方城季武子取魯公孫赤下魯公孫赤使公冶問公冶問

焉大夫季武子使之重書追而與之公冶問曰書既得之矣既得之矣

下者將叛大夫將以邑臣帥徒以討之臣帥徒以討之及舍及舍而後

敢告敢告公曰致致致而退而退命而退命而退及舍及舍而後

取取下下公曰致致致而退而退命而退命而退及舍及舍而後

公治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

對曰公治君實有國誰敢違公治

然無入公治固辭公治受公治

於季氏公治而終不入焉公治

期其君何必使余公治季孫見之公治

日則公治言季氏不見公治終不言季氏公治

疾及公治聚其臣公治曰我死公治必無以冕服公治

季氏欺君故生不公治葬靈主公治鄭上卿有事公治

居上卿之事子展使印段往公治伯有曰弱公治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在人公治不猶愈乎公治

會葬

會葬

會葬

云四也謂王事弊監事不堅固也言始主不違落處昭昭也故不

也東西南北謂驅誰敢盜虞其國堅事晉楚晉楚之大

國以番王室也之王室王事無曠有曠失好疾何常之有

亦有向遂使印段如周使印段如周使印段如周使印段如周

獲停焉以為閭以為閭以為閭以為閭以為閭以為閭以為閭

自謂卅閭以刀裁之言以刀裁之言以刀裁之言以刀裁之言

子皮即空虎於是鄭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餒

皮以子展之命餒國人粟餒國人粟餒國人粟餒國人粟餒國人粟

餒是以得鄭國之民以得鄭國之民以得鄭國之民以得鄭國之民

為上卿之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司城子罕聞之司城子罕聞之

民之望也民亦饑亦饑亦饑亦饑亦饑亦饑亦饑亦饑亦饑

粟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貸以

不書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書不

公二十九年

人無仇人大傳既與叔向聞之昔叔向謂曰鄭之罕鄭子罕宋之

氏其後亡者也皆其民之施而不德二君其皆得國乎皆得國乎

之民之歸也皆其民之施而不德○晉平公杞出也以晉平公

其以宋升降乎其將隔宋國○晉平公杞出也以晉平公

故治杞治其地也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子妻伯會之孟孝伯即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大叔即與之語子大叔曰

文子曰其字言可謂太其城杞也晉為杞築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言將如晉國不恤周宗之周宗諸姬也而夏

韋是弄詩傳云謂身肆是城移去也其棄諸姬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此意亦諸姬是棄晉國也其誰歸之其誰歸之晉

吉也聞之言其所聞棄同即異就異姓是謂離德不合不詩

曰正月詩協比其鄰言入君和可此合其昏姻孔云借其也

言待之國其
晉不與矣
今晉不恤其難云之
○齊

馬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
馬子容即齊高止司徒
馬子容以事見於

女衣相禮
威儀也
○首伯侯相
賓出司徒
司馬侯言於

知伯
曰二子皆將不免
言齊高止宋華元
子容車馬自司

疾後
皆亡家之主也
大夫林主言高止車
知伯曰問盤何如

三子
對曰
知馬專則速及
自是而不改其非
後將以其力

車則人實斃之
將降則人皆惡之
將及矣

杞也
公享之
○范獻子來聘
范獻子拜城

射者三耦
二人公臣不足
公室甲微
公臣取於家臣
以足其數家

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
臣所請取於家
公臣公亟召伯仲顏莊叔為

一耦
○晉侯使

司馬文叔侯來治杞田
司馬文叔侯即司馬侯
司馬侯使

○晉侯使

齊桓夫人溫悼夫人平公初曰齊也取貨齊侯侯各

先君若有知也先君謂晉原公不向取之不向取之

叔侯曰叔侯曰虞執焦滑霍揚虞執焦滑霍揚

皆姬姓也皆姬姓也晉是以天晉城八國是若未侵若未侵

所取大其國武獻以下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兼國多矣

誰得治之誰得治之杞之夏餘也杞之夏餘也而即東夷而即東夷

周公之後也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而睦於晉為親睦為親睦

猶可猶可而何有焉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職貢不乏

玩好時至玩好時至史不絕書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府無虛月

是可矣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

君而有知也君而有知也毋盜夫人毋盜夫人而焉用老

臣臣杞文公來盟杞文公來盟書曰子書曰子賤之也賤之也

臣杞文公來盟杞文公來盟書曰子書曰子賤之也賤之也

賜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札見穆子之為人說之喜悅穆子謂

穆子孰子告曰子其不得死乎子謂穆子將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

而智不能決吾聞所聞君季務在擇人君子以史為法五子為曾宗

知吾宗姓之知而任其大政而當魯國不愆舉於家國何以堪

之此重任禍必及子言人之禍必及於子之身請觀於周樂

周公放有天子札魯公放有天子札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魯公放有天子札

此以下皆是各依其國歌所常魯公放有天子札曰美哉魯公放有天子札

猶未也魯公放有天子札然動而不然矣魯公放有天子札始基之矣魯公放有天子札

邶鄘衛武王魯公放有天子札然動而不然矣魯公放有天子札始基之矣魯公放有天子札

邶鄘衛武王魯公放有天子札然動而不然矣魯公放有天子札始基之矣魯公放有天子札

邶鄘衛武王魯公放有天子札然動而不然矣魯公放有天子札始基之矣魯公放有天子札

邶鄘衛武王魯公放有天子札然動而不然矣魯公放有天子札始基之矣魯公放有天子札

邶鄘衛武王魯公放有天子札然動而不然矣魯公放有天子札始基之矣魯公放有天子札

魯公放有天子札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美哉思而不懼宗周之風也

也為之歌唐樂工又為歌唐國之地此晉詩也而謂之曰思深哉

思其國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昔本唐國故不然而此不何憂

也何其憂思非令德之後若唐之遺民誰能若是是之盛為

歌陳終工又為歌曰國無主季札言其聲無所其能久乎

為之歌小雅制小正亦曰美哉季札言其德思而不貳思武之德

然而不言然思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衰乎尚小之謂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之遺民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

哉李札言其大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則有直之非其文王之

德乎雅頌所以歌盛德形容故曰歌其美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

曰至矣哉季札言其直而不佞有者易至於此曲而不佞

遷而不淫德自守不淫復而不厭德自守不厭

下九

日
哀而不愁

哀者憂也愁者怨也

樂而不荒

用而不費

用者施也費者取也

廣而不宣

不費

不費者不取也

取而不貪

不貪

不貪者不取也

行而不流

不流

不流者不流也

八風平

守有序

守有序者守其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見舞

見舞者見其舞也

大武者

物不獲也如天之大有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地之大有雖其盛德

其度以加於此矣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地之大有雖其盛德

吾不敢請已言不取請已言不取請已言不取請已言不取請已言不取

通嗣君也吳子餘祭臨山四年既而季子知其終也其出

故遂聘于齊齊子欲自說晏平仲季子喜其說之為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邑政事歸於齊侯以初無邑無政不受邑乃免

齊國之政齊侯將有所歸必將有未獲

所歸者政權未下皆同齊國之政齊侯將有所歸必將有未獲

納政與邑陳桓子即陳子字外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聘於鄭季札自齊見子產季札見如舊相識相與交二子

與之結帶以緇帶也吳地貴編故季札子產獻紵衣焉

謂子產季子因曰與之執政後謂伯有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鄭國之政子為政慎之以禮

然則以不然若鄭國將敗亡之適衛遂緩伯王

史狗史文子史鮑史魚史公子判字南公叔發公子朝

季札見六曰衛多君子言衛國君未有患也未有自衛如晉公子朝

晉公子朝於戚也子聞鍾聲焉樂擊鐘之曰異哉外林公

吾聞之也言之辯而不德待以德必加於我而其身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以威也君在此以懼猜不足謂自足而又何樂何樂何樂

又夫子之在此也若此時也猶燕之集于幕上言其君又

在賓也公而可以樂乎則為舊君有樂遂去之季札終去文子聞

之季札之言終身不聽琴瑟疾也前通晉至晉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三人而說之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

三家說叔向而說之將行謂叔向季札曰吾子勉之也

向事君君侈而多良習君侯公而太夫皆富晉之太夫政將在家

將在大夫之家吾子好直言也去向同直必思自免於難危行

言以自
於北燕以陳者之乙未
○秋九月齊公孫蠆歸
孫寵
放其大夫高止

於北燕以陳者之乙未
書曰出奔
高止也
所以示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事
故難及之
難及

冬孟孝伯如晉
報范叔也
此年庚寅
為高氏之

難故
高堅以盧叛
十月庚寅
問立嬰師師圍

盧堅
高堅曰苟使高氏有後
請致邑
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鄭
敬仲之曾孫鄭
良敬仲也
以高氏

十一月乙卯高堅致盧而出奔晉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晉人城

經而宣稱
邑有札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晉人城

子辭不肯往
曰楚鄭方燕
而使余往
是殺余

也
伯有曰世行也
子哲曰可則往
則往則難

已
伯有將強使之
伯有將強使之
伯有將強使之

子哲怒
將伐伯有氏
大夫和之
士

卷之二十一

夫盟於伯有氏為盟於伯有氏之客以裨諶曰裨諶曰

是盟也言此盟於其與幾何詩曰詩曰君子君子

亂是用長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今是長亂之道也

伯有氏是禍未歇也伯有氏是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終必三年而後能終

然明曰然明曰政將焉往政將焉往言其國音下同裨諶曰善之

不善言善人不善言善人之代天命也之代天命也此其焉辟子產此其焉辟子產

舉不踰等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則位班也又除之又除之天禍鄭久

則世隆也則世隆也子西即子西即天又除之天又除之乃猶可以矣乃猶可以矣

其精神自子西即其精神自子西即天又除之天又除之乃猶可以矣乃猶可以矣

失鄭為曰失鄭為曰其必使子產息之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矣乃猶可以矣

不然不然此將亡矣此將亡矣楚子使楚子使罷來聘罷來聘五月甲午

三十年三十年春王正月春王正月楚子使楚子使罷來聘罷來聘五月甲午

宋父曰天火○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

奔晉周元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姓大夫諱也

○鄭良霄出奔許許諸侯名○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火故

夫不亭晉不氏以爲盟主也晉之不氏以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見經通嗣君也故來維好

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屬其爲政如何對曰德能吾儕

小人言我輩食而聽事聽其政事猶懼不給命之命令而不

免於矣而不能免焉與知政事言王子

不告不告穆叔告大夫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言王子

子蕩將與焉將與其事助之助之暨其情矣言王子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子產吾

見見雖不見雖不見得見得見未可知未可知在此歲也在此歲也今在今在則良方爭則良方爭子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乃可知也

不知故疾走而謂諸將師曠曰即謂魯叔仲惠伯會郕子于承匡之歲也

魯文公十一年乙巳即惠伯會是歲也年事秋伐魯長狄魯叔孫

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得長狄獲長狄僑如及也也豹也

役得長狄而皆以名其子伯曰僑如而名之也晉大史亥有三

十三年矣言乙巳至今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曰晉大史亥有三

首六身下故以二為首以上三人在下二如身身當為剛

是其日數也此是若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以二士文伯曰

伯然則一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此言四百一十五甲子其

大夫其則其屬也則召之賈故召而

謝過焉知以武不才言武天材能任君之大事之使吾子

以晉國之多虞以不能由吾子由而用之不使吾子

辱在泥塗矣若人自地至老不武之罪也不不

以爲大夫歸去聲季武子曰伯瑕以爲佐伯瑕即士又伯有史趙師曠
孟以爲大夫大夫爲政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即士又伯有史趙師曠
而皆度焉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即士又伯有史趙師曠
事之而後可也力事之而後可也力事之而後可也力事之而後可也力
其大夫盟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
不能制其國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
子知其國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大夫以良方
太子結新見王而歎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
季武子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歎曰王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夏四月己亥鄭伯及
初王僖

公子伋期為靈王御士也期周靈王御士過諸廷廷王廷聞其

歎而言謂自謂曰此言烏乎之辭必有此夫廷之

入以告王之言且曰且曰必殺之之辭不感而願大

願其大志視躁而足高且曰且曰必殺之之辭不感而願大

必害室之害王曰王曰童季何知童季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伋夫僖括欲立王子伋夫弗知弗知

戊子僖括圍為逐成仇成仇成仇奔平奔平

周五月癸巳言多劉毅單皮甘過殺伋夫殺伋夫

僖括僖括書曰天王殺其弟伋夫

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書曰書曰天王殺其弟伋夫

馬為于亳亳社如曰如曰請請請請

甲午朱大炎伯姬伯姬不不待嫁也

君君請宋共姬共姬夫夫益也

女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女子之待人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曰陳亡國也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公子侈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政多門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無亡乎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擊鍾焉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公焉在

而能分也
 子皙如楚
 甲伐而焚之
 歸而飲酒
 庚子子
 有奔雍梁
 大夫聚謀
 國之敗者
 亡者侮之
 推亡而固
 存而重之
 利也家可
 辱其刑卒
 聊轉同生
 故不免人
 謂子產就
 伯有汰侈
 以欲後天
 實加故不
 免於禍人
 謂子產就
 直時人或
 告子產當
 執子伯有
 子產曰豈
 為我徒於
 野也言成
 黨國之禍
 難國家之
 禍誰知所
 救哉前預
 知或主疆
 直三家
 能自強乃
 不生末能
 自強則伯
 有方爭始
 成吾所附
 離為所
 不政謀夫
 之不謀大
 而遂行去
 鄭印段從
 之為從之
 而去夫子
 皮上

之使昭也子皮曰衆曰子皮曰人不我順人謂子皮何止焉又有

而昭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死子謂子產況生者况生者

生者遂自止之子產子產子石子石子石入子石入

受盟于子哲氏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其大夫盟于鄭國鄭國人于師之眾之外鄭國伯有附鄭人之盟

已也已也怒怒子皮與我矣子皮與我矣同好被與我同好被與我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

之役子皮曰子皮與我矣子皮與我矣同好被與我同好被與我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

門子皮曰子皮與我矣子皮與我矣同好被與我同好被與我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

庫子皮曰子皮與我矣子皮與我矣同好被與我同好被與我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

子哲氏子哲氏伯有俱伯有俱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故言伯有伯有伯有吾從天所與吾從天所與從天之從天之子產從之子產從之枕之股而

死於羊肆伯有伯有伯有吾從天所與吾從天所與從天之從天之子產從之子產從之枕之股而

哭之伯有伯有伯有吾從天所與吾從天所與從天之從天之子產從之子產從之枕之股而

欲攻子產驪氏怨子產而葬諸斗城驪氏有於子馬氏

也國之有禮如木之殺有禮子皮怒之子皮終其曰禮駢國之幹

木有幹所以立也乃止驪氏乃止於是游吉如晉游吉如晉

其為驪氏大以此不入驪氏不入後命子介後命子介

月甲子奔晉奔晉駟帶追之駟帶追之及酸棗及酸棗

盟子與駟帶盟用兩珪質于河用兩珪質于河

肝入盟大夫肝入盟大夫已復歸已復歸書曰鄭人殺

良霄良霄不稱大夫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言自外入也

卒也卒也將葬將葬公孫揮與裨公孫揮與裨晨會事焉晨會事焉

子羽曰子羽曰其秀猶在乎其秀猶在乎

歲在降歲在降時在奎時在奎降婁中而曰降婁中而曰

義公三十年

義公三十年

且司馬之官馬令尹之偏也而王之四體也
 馬為掩掩為掩而取其室掩為掩無字曰尹尹王子必不
 免言言子子善人善人為善國之主也國家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子相為
 將善是封殖所當為國家而達之而達之是禍國也
 且司馬之官馬令尹之偏也而王之四體也

絕民之主蓋指之善可也之宗王也去身之偏蓋指之善可也之
月斷去身之偏之偏蓋指之善可也之宗王也去身之偏蓋指之善可也之
也以其上之偏之宗王也去身之偏蓋指之善可也之
國以其上之偏之宗王也去身之偏蓋指之善可也之
十三年為宋少故之宗王也去身之偏蓋指之善可也之
謀歸宋財其以財歸宋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
或衛北宮儀結之鄭空虎及小邾大夫會于澶淵見既
卿會而無歸於宋既而不能歸其故不書其人諸大夫名書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言雖會之信澶淵之會此即不書大夫名諸不信
也以其無夫諸侯之上知國在會此即不書大夫名諸不信
之信則寵名皆棄各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也不可失信詩
曰王詩曰文王降言文王之德其德而接在市左右常若
運而無虞也信之謂也合天德也以又曰又信信爾止信
之無載爾為不信之謂也合天德也以又曰又信信爾止信
之無載爾為不信之謂也合天德也以又曰又信信爾止信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之也。不書也。又曰：夫以修辭之文，不書魯大

細四國何尤焉尤言也言四國鄭書有之鄭之說曰安定國家

必大焉先必先安姑先安天且大矣以待其所歸而與其

既畢也伯石懼而歸邑歸其邑公而卒與之伯石

使大史命伯石為卿伯石為卿大史命伯石為卿伯石為卿

既退則請命焉伯石為卿復命之伯石為卿

是三者乃受策入拜伯石乃受策入拜伯石乃受策入拜

子產是以惡其為人子產是以惡其為人

章節不乃受策入拜伯石乃受策入拜伯石乃受策入拜

之使次已位伯石乃受策入拜

之使次已位伯石乃受策入拜

之使次已位伯石乃受策入拜

之使次已位伯石乃受策入拜

之使次已位伯石乃受策入拜

退而徵伯石乃受策入拜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四十三
公不三年而復之三年乃召豐及其田里以其舊田及其人
及其田里從政一年子產始政與人誦之以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褚者蓄也晉路者畏法故取衣冠取我田疇而伍之並
為疇非井者失志故孰殺子產孰有能殺吾其與之我當助及三
年又從政又誦之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由時與我之有子產殖之子產能為子產而死子產若
死誰其嗣之誰能嗣德其善政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四十三

昭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昭公薨于楚宮。昭公薨于楚宮。昭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君薨。不書葬。君薨。不書葬。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葬於魯。葬於魯。葬於魯。

○癸巳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宮人弒其君密州。密州。密州。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來自會。

見孟孝伯。穆叔見孟孝伯。穆叔見孟孝伯。

語之。又下語諸同。趙主將死矣。將死矣。將死矣。

不似民主。民主。民主。民主。

三十一年會。趙主將死矣。

趙主將死矣。趙主將死矣。趙主將死矣。

韓子平。韓子平。韓子平。韓子平。

公將失其。若不樹焉。使早備。既卒事而。

政在大夫晉君失政則散韓子懦弱韓子懦弱大夫多貪大夫多貪

求欲無厭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齊楚未足與也

特管其懼哉特管其懼哉可與哉可與哉子曰人生幾何人生幾何言人之生也

誰安之誰安之心朝不及夕心朝不及夕將安用將安用樹立善利樹立善利叔出而告人

出告出告其從人曰其從人曰子孫乎子孫乎死矣死矣言孟孝伯將死矣

以以武子武子語晉之季孫武子語晉之季孫不從不從又與季孫又與季孫語晉故

卑卑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諸侯諸侯不能不能度度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以有平丘之會以有平丘之會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孫至以問丘孫至以問丘欲殺之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陽州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州州我問師故我問師故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言伐晉者言伐晉者聞丘嬰聞丘嬰所為所為工樓淵消龍工樓淵消龍孔也孔也賈寅出奔賈寅出奔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也伐陽州也伐陽州不書不書不成不成伐伐工樓淵消龍工樓淵消龍孔也孔也賈寅出奔賈寅出奔晉平公失政晉平公失政政在修家政在修家修家修家宣子為政宣子為政宣子不能

酒酒陽音青又星上陽音青又星上出羣公子出羣公子乃逐羣公子乃逐羣公子而山之而山之為昭為昭十

昭公之居喪而不哀昭公則不哀居喪之常也在感而有嘉容

昭公則有嘉美之容是謂不度是謂不度之人凡不遵法鮮

不為患國之患言若果立之昭公必為季氏憂昭公必為季氏憂

五年果武子不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易衰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復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猶有童心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而多涕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位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能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昭三年滕子卒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伯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之見也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金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金昭公武子不卒立之昭公比及葬昭公比及葬

而納之焉焉之車馬馬士文伯讓之其故曰其

敗邑以政刑之不脩晉國以不能脩冠盜充斥亦滿也見也無

若諸侯之屬之諸侯厚在冀君者何國者天以討之是以令吏

人完客所館是以使人脩其閑閤閑閤也是以令吏

厚其牆垣垣也以無憂客使天令客使今

吾子壞之吾子雖從者能戒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他國客來以散邑之為盟主以晉為盟主繕完其牆繕完其牆以

以待賓客以待賓客若皆毀之若皆毀之其何

以其命其命寡君使寡君使請命請命士文伯士文伯召同召同名此言

問曰之命對曰對曰以散邑以散邑稱小稱小介於大國介於大國問於大

后誅求無時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而未有見而未有見又不得聞命又不得聞命未

而未有見而未有見又不得聞命又不得聞命未

知見時未始相見之謂不敢輸也不敢以漢制輸亦不敢暴露亦不敢

其輸之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則君之府實也亦不敢暴露亦不敢

陳之陳之不敢輸也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其暴露之則君之府實也則君之府實也

之不時則之不時則其暴露之其暴露之則君之府實也則君之府實也

梁之梁之不敢輸也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其暴露之則君之府實也則君之府實也

合則崇大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司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司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宮室宮室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從有代從有代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瞻其事瞻其事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物以時物以時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公不留公不留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亦無廢事亦無廢事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亦無廢事亦無廢事諸侯之館如公寢諸侯之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庫既繕脩

事則巡之事之得大晉教其不知實有不知而

其不足賈有不足晉實至如歸實至如歸

不畏寇盜不畏寇盜

今銅鞮之宮數里今銅鞮之宮數里

而不容車而不容車

而天殤不戒而天殤不戒

命不可知命不可知

以重罪也以重罪也

敢請執事敢請執事

亦敝邑之憂也亦敝邑之憂也

君之惠也君之惠也

文伯復命文伯復命

是以錄人之垣以羸諸侯是以錄人之垣以羸諸侯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於是晉平公見鄭伯厚其宴好而

歸之學其飲食之好則以禮乃築諸侯之館晉人乃設築付以向

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韓令不可廢子產有辭其辭令詩侯

賴之詩侯詩詩賴舍若之何其釋辭也如何可以廢詩曰極詩

辭之輔矣有辭民之協矣則民無一辭之釋矣有辭民之莫

矣莫定也則民其知之矣詩人知○鄭子皮使印段如楚

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以適晉告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晉平比公

生去疾又展與比公之子也國人患之以爲患十一月展

又廢之又廢穆比公穆比公國人患之以爲患十一月展

與因國人以攻晉子弒之因國人以攻晉子弒之乃立展與乃立展與自去疾奔

齊比之十去疾齊出也去疾之母齊展與出也展與之母齊

書曰晉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言罪之在也

○吳子使孫臏孫臏聘于齊聘于齊

趙文子聞焉曰趙之通路也趙文子聞焉曰趙之通路也

其果立乎其果立乎其果立乎其果立乎其果立乎其果立乎

天似啓之天似啓之天似啓之天似啓之天似啓之天似啓之

是二王之命也是二王之命也是二王之命也是二王之命也是二王之命也

若夫所啓若夫所啓若夫所啓若夫所啓若夫所啓若夫所啓

德不失民德不失民德不失民德不失民德不失民德不失民

其夫所啓其夫所啓其夫所啓其夫所啓其夫所啓其夫所啓

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季子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宋之盟故也宋之盟故也宋之盟故也宋之盟故也宋之盟故也宋之盟故也

文子入聘文子入聘文子入聘文子入聘文子入聘文子入聘

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事畢而出此言子既言於衛侯惟言公曰鄭有禮言傳國交其
數世之福也此其福澤其無大國之討乎其不得罪於大詩不
雅秀誰能執執持熱物執逝不以濯以濯其手乎禮之於政而
孔以爲如熟之有濯也以爲之解也濯以救熱有以救其政
何患之有以此復何憂之有子產之從政也則以下
善之擇能而使之擇人之才能馮簡子能斷大事馬輔子能決
子大叔美秀而文秀而有文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即子
能知四鄰諸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苗民之臣
知其高下人物之貴賤而又善爲辭令於應對親睦之
材具之能否皆能辨別而又善爲辭令於應對親睦之
大臣於謀於野則獲則得其所欲計野謀於邑則否亦
事鬼皆先謀於野則獲則得其所欲野謀於邑則否亦
所計出其鄭國將有誼佚之事若鄭國將有誼佚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小勝之故鄭國將有誼佚之事且使多爲辭令自使子利與韓宣來
爲於子羽欲爲謂子以四鄰所且使多爲辭令多重爲辭令毀韓宣來
以適野子產門之野去聲使謀可否可使布告而告焉而告焉

[illegible]

度也。度然。明名。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吾子。謂子產。今而後知子產信可服。

實依賴之
實依賴之人
實依賴之人
實依賴之人

吾不信也。言多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尹何子

不吾叛也。使夫往而事之。

求利之也益中妙利今吾子愛人則以正其人則以正其

傷之而已子之親愛二弟

取不盡

身之所庇也此吾身所賴也而使學者則焉而使宰為政者其為美

錦官品之重不亦多乎官品重而美錦則今重錦橋聞以我學希

後入政事而後入政未聞以政擊者也則政而擊者故未若果

行比何為比必有所害則其害之璧婦田獵射御又璧婦田獵

人貴則能獲禽射御則若未嘗登車射御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則敗其則敗其夫何暇思復射御子皮曰善哉

美子虎不敏虎子皮名自吾聞以我君子務知大者遠者有德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知其小者近者我小人也我小人

衣服附在吾身美錦之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慎大

官大邑往所以庇身也所以其大者遠者我知而慎之我則能知而慎

微子之言若子言吾果知也知其失他日我曰往曰我子為

真國子之言我為吾家我為吾家其可也其可也

而後知不足自足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自今請雖吾家自今請雖吾家自今請雖吾家

行子之命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面如面如面如面如面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面如吾面子面如吾面子面如吾面子面如吾面子面如吾面

所謂危危也亦以告也則亦不敢子皮以為患子皮以為患子皮以為患子皮以為患

然故委政焉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侯在楚衛侯在楚北宮吳子見令尹圍之威儀北宮吳子見令尹圍之威儀北宮吳子見令尹圍之威儀北宮吳子見令尹圍之威儀

言於衛侯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令尹似君矣令尹似君矣令尹似君矣令尹似君矣令尹似君矣

初鮮克有終鮮克有終終之實難終之實難終之實難終之實難終之實難終之實難

公曰子何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何以知之何以知之

故慎威儀故慎威儀慎威儀慎威儀慎威儀慎威儀慎威儀慎威儀

民無則焉民無則焉民無則焉民無則焉民無則焉民無則焉民無則焉民無則焉

公曰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何謂威儀何謂威儀何謂威儀何謂威儀何謂威儀何謂威儀何謂威儀何謂威儀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威而可畏謂之威

識不_{言其}知_{王不自}順帝之則_{理順}言則而象之也_此

紂囚文王十七年紂囚文王十七年諸侯皆從之四

於足乎懼皇而力得之使可證矣

大主伐示昔者文王伐之用道而降為臣獲我之四國將校

美節服龜之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言其盛可謂則之言其業文王之

行文王之德至下今爲可謂之有威儀也

故君在位可畏儀典在前言言在一之威也言言在一之威儼然可畏言言在一之威也

舍可愛或無可愛進退可度或無可度馬旒可具或無可具財賦可度或無可度

可觀以觀瞻作事曰法以法德仁可爲度

聲氣可樂也音格重作有文又成文何與言詩有章

以臨其下在下之謂有威儀也下名有威儀也

詩全又春秋招徠架末左傳左傳上解卷之四十四

章註金文春秋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五

魯昭公



公名稠襄公之子母齊婦在位二十五年春秋二十五年在外

周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

景王崩太子亮即位是年太子亮即位

周王子朝

王子朝自立于郊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入于成

鄭前公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一年

鄭前公卒昭公二十一年鄭前公卒

齊景公七年

齊景公七年

宋平公二十五年

宋平公二十五年

晉昭公二十一年

晉昭公二十一年

鄭前公二十一年

鄭前公二十一年

衛懿公二十一年

衛懿公二十一年

蔡哀侯二十一年

蔡哀侯二十一年

昭二十二年

昭二十二年

曹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即位昭公十八年

平公卒子湫公即位昭公二十七年湫公卒子平公即位昭公二十八年

成公三十五年魯昭公三十二年成公卒子湫公即位昭公三十四年

陳宣公三十八年魯昭公三十八年宣公卒子湫公即位昭公四十一年

杞文公九年魯昭公三十九年杞文公卒子湫公即位昭公四十一年

薛魯昭公三十九年薛魯昭公三十九年薛魯昭公三十九年薛魯昭公三十九年

莒昭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莒昭公十四年莒昭公十四年莒昭公十四年

是為共公昭公十五年莒昭公十五年莒昭公十五年莒昭公十五年

邾昭公十五年魯昭公十五年邾昭公十五年邾昭公十五年邾昭公十五年

許昭公十六年魯昭公十六年許昭公十六年許昭公十六年許昭公十六年

邾昭公十七年魯昭公十七年邾昭公十七年邾昭公十七年邾昭公十七年

楚昭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楚昭公十四年楚昭公十四年楚昭公十四年

子常為令尹昭公二十六年子常為令尹昭公二十六年子常為令尹昭公二十六年

魯哀公二十六年魯昭公

哀公二十六年魯昭公二十五年庚申卒子壬寅立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季招蔡公孫歸生鄭玄虎許人曹人

于號號鄭地界宋之盟○三月取鄆書於春秋以限於晉伯

命也此專與已而巳○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公卒立○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太閭太閭大原

晉陽驪○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不再見其再見何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公命也獲成失華則不可乎○秋

莒人疾自齊入于莒前言莒人疾自齊入于莒

莒人疾自齊入于莒前言莒人疾自齊入于莒

莒人疾自齊入于莒前言莒人疾自齊入于莒

田春秋傳今○葬邾悼公無○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公子麇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圍將娶鄭女且娶於公孫段氏

伍舉為介伍舉為介為楚別介則將入館楚圍將入館鄭人惡之

使行人子羽致之言行人子羽致之言乃館於外乃館於外

既聘楚圍既將以眾逆既聘楚圍既將以眾逆子產患之子產患之

曰以敝邑褊小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不足以容從者

去請墮聽命去請墮聽命楚人遂歸之楚人遂歸之命圍命圍

曰君辱貶寡大夫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賜於寡大夫圍賜於寡大夫圍

將使豐氏將使豐氏言將使公孫段之氏也言將使公孫段之氏也撫有而室撫有而室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委君貶於草莽也

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國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國也

又使國蒙其死君謂敗也告牛君而來也今不將不得為

君謂大臣則退不得為謂君其蔑以復矣謂無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鄭之大夫子羽曰小國無罪言我鄭小國恃實其罪謂恃實其罪而無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謂以安靖其國家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人言其以兵入逆于乃小國失恃謂失其恃而德諸侯謂諸侯聞之

相若為使莫不憾者謂使諸侯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謂距違君命而有所壅

塞謂壅塞不行謂不行而楚之命令有所壅是懼謂懼而國所懼不然而不

館人之獨也謂館人之獨也其敢愛豐氏之桃謂其敢愛豐氏之桃

魚舉知其有備也謂魚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謂請垂囊而入

既而許之謂既而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謂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宋之盟謂宋之盟尋宋之盟也謂尋宋之盟也諸侯之所聞也謂諸侯之所聞也

曰宋之盟謂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謂楚人得志於晉今人丑之不信

之變詐不后謂之變詐不后諸侯之所聞也謂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謂子弗戒懼又

如宋四思又知宋盟子木之信子木即楚用稱於諸侯諸侯皆稱猶

詠晉而駕焉以陸路為晉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何以子楚

重得志於晉重得志於晉以馬晉國去聲晉之恥也晉國之耻也子相晉國言楚

以爲盟主以主諸侯之盟於七年矣義二十五年武始

再合諸侯義二十五年會黃池三合大夫義二十七年會黃池

服齊狄義二十八年會黃池東夷義二十九年會黃池平秦義三十一年會黃池

城渾子義三十九年會黃池師徒不頓義四十年會黃池國家不能晉之

民無謗議義四十年會黃池諸侯無怨義四十年會黃池

天無大災義四十年會黃池子之力也義四十年會黃池有令矣義四十年會黃池

而終之以義四十年會黃池文子曰武受賜矣義四十年會黃池

宋之盟義四十年會黃池子木有禍之心義四十年會黃池武有仁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義四十年會黃池

人言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信者行之信也非所善也

而假之實君當以假借君服於楚君善伯州犂鄭行人揮曰

子假不反矣言子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

欲背誕也子謂子假不反矣子假曰子假不反矣

子羽曰子假不反矣子假不反矣

不反子假不反矣子假不反矣

吾代二子憂矣子假不反矣子假不反矣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言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二子樂矣

衛齊子曰言衛齊子曰衛齊子曰

宋左師簡而禮言宋左師簡而禮宋左師簡而禮

之卒章言之卒章之卒章

從之言從之從之

而言而而

而言而而

主附字而故人所以自愛也與子家持之子家字子木

言無所皆保山之主也全五人也皆保山之主也衛陳大夫

昭公其不免乎其不免乎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國子代人憂

陳公子招云云不憂何云云永子維憂弗害云云夫弗

害云云夫弗云云與可憂而樂云云昭公云云與可憂而弗

害云云昭公云云與可憂而弗云云與可憂而弗

大誓曰云云大民之所欲云云天必從之云云而弗

大夫兆憂云云大憂能無至乎云云言以知物

物云云言以云云其是之謂矣云云其是之謂矣

季武子伐莒取郕云云而服云云故書取而不言伐云云

子孫之命云云楚告於晉云云晉趙武云云曰尋盟未退云云

晉云云趙武云云曰尋盟未退云云而退云云而魯伐

趙文子云云趙文子云云於晉云云去去云云欲求貨於叔孫云云

之請其罪等去聲使請帶焉王雖欲言來貨故弗與
 以貨與梁其蹙曰臣聞音肥其以藩身言人之有貨財所以子
 何夢焉子蹙收梁何夢收孫曰諸侯之會言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其社稷也我以貨免我若外貨必受師言不我其使是禍之
 也如北是媒何衛之為衛社稷乎人之有藩身者人豈以藩惡
 也所以外移內外之惡牆之隙壤言有隙壤有隙壤之者
 也已為國所移如齊為人蔽牆之隙壤又其焉又其於焉
 也此路在也衛而惡之而惡之者又其焉又其於焉
 季孫言以累已皆國何罪而使之被其手叔出季與叔出季與
 時有自來矣以累已吾又誰怨今無所怨也然則也有案王
 與不已若不肯止召使者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裂裳帛而與之
 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不與趙孟聞之趙孟聞之
 曰臨退不忘國言叔孫身臨退不忘國忠也忠也思難不越官思難不越官
 思難不越官思難不越官信也信也義也義也
 信也信也義也義也

又司教乎又司教乎乃請者乃請者其執事其執事不若免之不若免之先王公孫先王公孫以勸左右以勸左右命矣命矣

臣使効焉臣使効焉可也可也其亦若子之其亦若子之楚夷楚夷若夫若夫以勸左右以勸左右命矣命矣

之之不為焉不為焉出逃出逃難其出使難其出使忠義忠義其何患之其何患之有田有田而忠而忠

患之所生患之所生凡曰事之凡曰事之患汚而不治患汚而不治能治其患能治其患難而不守難而不守患難而

即所由來也即所由來也此患難所不能是二者此患難所不能是二者出不知其出不知其又何患焉又何患焉又其

不請其能不請其能我亦不請其我亦不請其其誰從之其誰從之以青能者以青能者安曾叔孫安曾叔孫豹可

能矣能矣其能其能我亦不請其我亦不請其其誰從之其誰從之以青能者以青能者安曾叔孫安曾叔孫豹可

而望楚而望楚而歸之而歸之望楚而歸望楚而歸附之附之視遠視遠如通如通不辭不辭勤勞勤勞以事以事侯誰不欣

疆場之邑疆場之邑六凡六凡也也一彼一此一彼一此一時一時以屬以屬於彼於彼何常之有何常之有

而樹之官而樹之官以守其國以守其國舉之表旗舉之表旗以表貴以表貴而著之制令而著之制令諸

此此王伯之令也王伯之令也有令有令無之無之明引明引其封疆其封疆引正也引正也正也正也

而樹之官而樹之官以守其國以守其國舉之表旗舉之表旗以表貴以表貴而著之制令而著之制令諸

而樹之官而樹之官以守其國以守其國舉之表旗舉之表旗以表貴以表貴而著之制令而著之制令諸

而樹之官而樹之官以守其國以守其國舉之表旗舉之表旗以表貴以表貴而著之制令而著之制令諸

侯作制侯作制安令侯作制過則有刑侯作制猶未可壹侯作制於人

乎虞有三苗三苗過則有刑三苗猶未可壹三苗於人

自今扶風自今扶風縣是二國自今扶風也自今扶風夏有觀色自今扶風

不可考不可考又洗不可考周有徐奄不可考成王伐不可考

即隨侯即隨侯自無令王即隨侯諸侯逐進即隨侯御主齊盟即隨侯

也也諸侯也其又可壹乎也又焉用之也

之舍小之舍小戰之舍小足以為盟主之舍小又焉用之之舍小

其侯其侯封疆之削其侯何國其侯有主其侯齊盟者其侯

之之誰能辯焉之其能之具僕有之今之吳之在之在之

若吳若吳楚之執事若吳楚之執事若吳楚之執事若吳

疆事疆事楚之執事疆事楚之執事疆事楚之執事疆事

乎乎楚之執事乎楚之執事乎楚之執事乎

搜搜楚之執事搜楚之執事搜楚之執事搜

不竟勸則人莫不爭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乃免叔孫

賦大明之首章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乃免叔孫

以自趙孟賦小死之二章乃免叔孫乃免叔孫乃免叔孫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于何如對曰王弱趙孟曰何故趙孟曰何故趙孟曰何故

可哉或事雖可成事以不終趙孟曰何故趙孟曰何故趙孟曰何故

不對曰又否疆以克弱而安之以臣之德勝君之弱疆不義也

不義而疆動不以義其弊必使之速詩曰疆不義也

言宗周強盛衰以滅之焉而行之不義也疆不義也

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懷矣

將往諸侯將畏楚也若獲諸侯其虐滋甚

堪也民人將不何以其善夫以強取而奪其國不義而

克身既不義而又抗勝必以為道義以為道以淫淫以淫虐虐以淫非可以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穆叔齊豹曹大夫入于鄭鄭會

鄭伯蒹葭之鄭簡公合子皮戒趙孟禮趙孟執葉

小雅蒹葭詩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子皮遂戒穆叔是皆之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以樂詩義取微薄子其從之謂

子皮其從子皮曰敢乎此皮因問穆叔敢也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也夫人謂趙孟言趙孟又何不敢言不及身及身具五獻之

遠耳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聘之制五獻趙孟辭謂子皮乃用一獻

於子產與文子私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謂子皮乃用一獻

趙孟為客趙文子禮終乃宴穆叔武也集

賦采芣芣可以薦公族謂其信不以其厚曰小國為賦既此詩

如國大國首稽而用之用之不中

其何謂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野有死麕之卒章

失節而使拘驚狀小節以義忻義取今之人且曰且曰吾兄焉

此以安受子岐之詩意我意也可使無大信焉

子及雪其夫與拜三天夫皆兄弟
 與兒爵兒爵所以罰不

爲國下國。言小國東觀。知免於戾矣。飲酒樂。

趙孟頫曰善不復此矣言我不復見此弊矣

○天子使劉安勞趙孟頫於潞水園去聲下園
館於維池

趙子龍水之此劉子△名夏美甜工馬治水之功明德遠

矢 子 平 治 水 土 君 其 魚 王 皆 爲 魚 鱉 之 民 乎 吾 與 之
 月 我 巧 子 平 治 水 土 君 其 魚 王 皆 爲 魚 鱉 之 民 乎 吾 與 之

子謂趙孟力也。孟曰：「夫力也者，以取右也。夫以是取右，而無以是取左，此亦大矣。」

庶民乎大加其民對曰文子答老矣罪矣是懼老夫趙孟自

...

且雖不能焉能血遠音遠及於後吾儕偷食我輩偷食朝不

謀夕早朝所謀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劉子歸以

語王景王語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以

又之音智其趙孟之謂乎此語其當為豈正知趙孟以

主諸侯族之主而儕於隸人隸人朝不謀夕朝不謀夕棄

神人矣民為神主神怒神怒民叛棄民何以能久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言趙孟將死神怒神怒不敵其祀不敵其祀民成民成

不即其事不即其事祀事不從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又何以年

叔孫歸魯叔孫歸曾天御曾天御孫以勞之曾天為季武子御旦及日

中季孫自旦不出曾天謂曾阜曾阜曰旦

及日中言自旦至吾知罪矣我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言魯

小但以能相忍忍其外忍其外不忍其內不忍其內焉

用之如用阜阜曰曾數月於外曾數月於外一旦於是言季孫一旦

何傷用何買而欲贏而惡踰乎譬如商賈之類

曰可以出矣言可以出矣叔孫指搢也叔孫指搢也

曰維惡是言言維惡是言其可去乎其可去乎乃出乃出

見之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楚聘之矣

公孫楚即子南之公公孫楚即子南之公公孫黑又使強委命焉公孫黑又使強委命焉

告子產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子產曰是國無

政政非子之患也非子之患也欲與欲與子產子產

於二子於二子請使女擇焉請使女擇焉皆許之二子皆皆許之二子皆

子皙盛飾入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子南戎服

入入左右射左右射起乘而出起乘而出女自女自

房觀之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抑子南適子南氏適子南氏

也也子南氏子南氏欲欲

殺之欲殺而取其妻而奪其子南知之子南知其執戈逐之執

以送及衝擊之以戈子南子南傷而歸告大夫

告諸大夫曰曰好見之南不知其有異志也有異志

擊故傷大夫皆謀之大夫皆謀之子南子南曰直釣先聘子南

也故云直直幼賤有罪年而罪在楚也楚子南名子南

乃執子南而數之子南乃執子南而數之子南曰國之大節有五言

女皆奸之奸化化長君之威威聽其政政尊其貴尊

事其長事長長養其親養五者所以為國也所以

今君在國有女用兵焉女不畏威也君之威威奸

國之紀紀不聽政也不子南上大夫上大夫大夫女嬖

大夫大夫而弗下之弗不尊貴也尊貴貴勿而勿不思

不養親也不君曰君余不女忍教余不女忍教不

勉速行乎改可自勉無重而罪無重而罪五月庚

辰鄭游楚於吳防楚即公孫楚子南將行子南子產

咨於大叔防楚也大叔曰防楚也子產不能亢身防楚也

其良焉能亢宗防楚也宗族國音防楚也彼國政也防楚也非私難

也防楚也子圖鄭國防楚也國利則行之防楚也又何疑

焉防楚也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防楚也蔡叔上蔡叔

叔防楚也夫豈不變防楚也蔡叔上蔡叔防楚也蔡叔上蔡叔

軍故也防楚也吉若獲矣防楚也子將行之防楚也子將

之何有於諸游防楚也如二君防楚也秦后子有寵於柏防楚也

弗去防楚也懼防楚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防楚也秦伯

其車千乘防楚也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防楚也秦伯

也防楚也后子享晉侯防楚也造舟于河防楚也造舟于河

也防楚也后子享晉侯防楚也造舟于河防楚也造舟于河

而受也非云十里舍車每十里為一舍用車自雍及絳相秦都雍

及絳相秦都雍百里乘車去千里用歸取酬幣西幣也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雍

車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段而還不經平反言

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段而還不經平反言

禮之出極奢富以成司馬侯問焉問於秦公子曰子之車言子

之車言子盡矣此而已乎禮於千乘對曰秦公此之謂多矣言此千乘

若能少此言此千乘吾何以得見我何以得見已至晉國言此千乘

以告公女叔齊司馬侯以秦公且曰秦公子必歸秦公子

其臣聞所以臣君子能知其過知其過必有令圖必有令圖

令圖維新之美圖天所贊也贊助也后子見趙孟后子見趙孟

趙孟曰吾子其高歸歸問秦公對曰秦公鍾離鍾離選於寡君言鍾離

素若之是以在此是以在此對曰秦公無道無道趙孟曰亡乎亡乎

對曰何為對曰何為一出無道一出無道國未艾也國未艾也

之國國於天地天地之用有與焉言多動不故

出注繼繼弗能疑也弗能疑也趙孟曰天平天平對

曰有焉又合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又問其幾何對曰我聞之又問之國無

道道而年穀和熟年穀和熟天贊之也天贊之也對曰朝夕不相及

五年多則不啻趙子視陰故規日景以自命趙子視陰曰朝夕不相及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趙孟將死矣誰能待五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后子出而告人曰

終及羣狄于大原無終即山戎仲子崇卒也

戰將與魏舒曰魏舒言彼徒我車我謂善兵所遇又

車遇之也又所險不便以什共車車步人以為當必克故可必

乃毀車以為行車為步陳音抗五梁為三伍車者車五人

也更以五人為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子元帥也

不肯即卒斬以相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子元帥也

於後名曰伍二也專為右角名曰專二也參為左角名曰參二也

為前拒其前拒之陳名曰編五以誘之以誘之至翟人笑之伏人見

未陳而薄之陳伯擊之大敗之大敗之晉侯曰晉侯曰

而奪羣公子秋秋齊公子鉏鉏去疾去疾

公子鉏公子鉏秋齊公子鉏公子鉏去疾去疾

公子鉏公子鉏秋齊公子鉏公子鉏去疾去疾

力叔弓帥師獲鄭師此言其師因宮亂也此言人敗於於是

其妻魯胡及公子滅明此言其妻無二音此言其妻以大夫與

常儀葬奔齊此言其妻三子以宮二邑葬齊此言其妻君子曰晉展之不立此言其妻

晉人也夫是棄人國此言其妻人可棄乎此言其妻詩曰此言其妻無競維

人此言其妻強於川人言莫善矣此言其妻晉侯有疾此言其妻鄭伯使公

孫橋如晉聘公孫厲且問疾此言其妻晉侯疾收向問焉此言其妻曰寡君

之疾病此言其妻言晉君一人曰言曰實沈臺駘為宗此言其妻音為音見於

史莫之知此言其妻晉之大夫史文問敢問此何神也此言其妻此二神者

辛氏有二子此言其妻伯曰閼伯此言其妻閼伯長子名閼此言其妻季曰實沈此言其妻

居于曠林此言其妻不相能也此言其妻伯曰閼伯此言其妻閼伯長子名閼此言其妻

征討相此言其妻后帝不臧此言其妻帝堯時二月所為不遷閼伯于商丘此言其妻

主祀商人是因此言其妻商人相土相土是國閼伯之國先故辰為商星此言其妻

辰遷實沈于大夏此言其妻大夏晉地主參主星也唐人是因此言其妻唐人是因

說之國累年會以服事夏商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

君曰當武王邑姜邑姜周武王后方獲大叔唐叔虞季世其

同夢帝謂已帝天帝也邑余命而子曰虞余天帝也天取將與之

唐唐與之歸諸參參星而董育其子孫今其子孫及生

叔生有文在其手曰虞字理曰虞遂以命之叔名曰虞及成王

滅唐及周成王之山而封大叔焉叔唐封唐故參為晉皇唐地

皆金天氏有裔子曰昧昧生少子長曰臺貽能業其官少子臺貽能業

長生允格臺貽昧生少子長曰臺貽能業其官少子臺貽能業

宣汾洧宣汾洧水名障大澤障大澤水名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

嘉之嘉美其功封諸汾川封臺貽於汾水沈沈以蓐黃四國重實守

其祀今晉主汾汾川今晉主有而滅之矣此由是觀之而觀

則臺貽臺貽之神汾神也故為汾神抑此一著抑此一著不及四

身自生其疾病之山川之神凡山川之神其類則水旱魃疫之災

國有主也故於其乎崇之於是崇祭山川之神山川之神其類則水旱魃疫之災

日月星辰之神若實就參神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國有北天於是乎崇之於是崇祭日月星辰之神若君身之身夫國君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則山入飲食哀樂之事山川星辰之神

何為焉又向能為之橋聞之以我所謂君子有四時

其朝以聽政旦氣清明人事之晝以訪問

脩令之故以簡勤競令夜以安身

其氣官散中於是乎名順勿使有所壅閉

使有此四者則不故於陽反思其味上又音我音音

旨失時則如氣故茲心不爽爽明也便此而皆亂

今與乃壹之女色而耐其四時則生疾矣

又聞之所聞內官不友同姓同姓充適卿之職其至不殖也蓋

男女同姓鍾有美先美矣同姓之類也先美則盡則相生疾美不復生

若子是以惡之是以君子惡之故志曰情志買妻不知其姓

之慎也慎不致為也男女辨姓且男女配屬外無禮之大司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今晉平公內實有四姬焉其類乃是也乎

若由是一者若由一者而生病者弗可為也已其疾不可

四姬有省猶可言平公平時若豫異姓去病星上又生上無則

必生疾矣美若無疾省也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美子肝未之間也肝未之間也

此皆然矣言重言如子產之言叔向出叔向出且問子皙且問子皙

對曰子皙其與幾何言子皙將娶叔向之故無禮而好陵人

姑當而卑其上言甲弱而卑其上弗能少矣弗能少矣

晉侯聞子產之言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其

之曰醫和與疾
疾不可為也
秦伯使醫和視之
如蠱疾之謂非鬼非食非飢非寒是謂近女室
將死晉之良臣不能死天命不祐所佐明公曰聞公女不可近乎
節百事也事以爲首故有五節言五色非不可
先王之樂爲聲樂所以
節中和本而中聲以降繁得中聲而後五降之後
不容彈矣五降而於是有煩手淫聲非降不見則雜音並奏
聲之正是怡理心耳目聽其心悅美具乃忘平和所謂擊腐之音
君子弗聽也故君子不收物亦如之樂不可失如至於煩至於頑
乃舍也已已舍樂而不爲無以生疾煩而不舍君子之近琴瑟
以儀節也以儀節非以怡心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苦土味甘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辛發爲五色白酸

色青微色黑若色微為五聲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浮生六疾過

時六氣之化分序為五節五行之則得過則為雷六氣過度陰淫

寒疾為陰陽淫熱疾為陽風淫末疾多則手足緩急兩淫腹

疾兩淫多則陽淫熱疾為陽風淫末疾多則手足緩急兩淫腹

女為陽物而晦時常隨男故為陽物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

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之疾今君平公不節其節不時有疾不能

無及此乎能無至此不可出告趙孟言趙孟曰趙孟曰子問誰

當良臣言良臣將死對曰醫和主是謂矣失謂趙孟大主相晉國

晉國通去於今八年晉國無所失謂趙孟大主相晉國

關失可謂良矣臣失謂趙孟大主相晉國

祿身君之尊寵厚任其大節受君之政事而有苗禍興國家將有

而無改焉而不改行必受其咎自受今君平公至於此以生

而無改焉而不改行必受其咎自受今君平公至於此以生

大禹

主不能禦謂孟喜為大臣不吾是以云也我則以云

對曰淫溺亂之所生也又合此

四蟲為蠱四蟲即四聲又音為穀之

在周易其在周書文惑男

謂之蠱三三謂之蠱三三

厚其禮而

歸之厚其禮而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驪

子產曰不害言一子產今尹將行大事令尹即公子圍

先除三子也先除去子者禍不及鄭何患焉言何患

公子圍將聘于鄭將聘于鄭伍舉為介伍舉為介未出竟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還公子圍聞鄭伍舉遂聘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公子圍至

而還公子圍聞鄭伍舉遂聘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公子圍至

而還公子圍聞鄭伍舉遂聘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公子圍至

入問王疾入問疾然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慕及平夏

右尹子干奔晉子干宮廐子干子哲出奔鄭子哲

殺大宰伯州犂于郊伯州犂葬王于郊葬王于郊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

是以皆來是以前下

史佚有言史佚有言亡非驛何足

啓疆爲大宰爲楚大宰鄭游言如楚子大叔多夾教楚教且聘立

而自說其事見其真又不合謂侯以國伯謀

○十一月晉既而趙主遣南陽南陽山陽人也將曹宇

庚戌卒

終為定公秦后子言莫伯女晉平公氏及雍襄也下後而廢

詩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五